



风行水上

□张 楚

如果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上10年之久,那么,此地的风景与人物,无论小酒馆还是老电影院,朋友还是敌人,都会让你留恋不舍,让你在春夜想起这些身外的世界,多少有些沉迷;而另外一些人,在一个城市居住超过半载,便会开始坐卧不安,渴望着潜逃或分离的日子快些到来,在踏上火车眺望故居之地时,内心荡漾着憧憬与甜美的忧伤。在他们看来,没有达到的城市,永远是美好的城市,下一步才能踏上的土地,永远是芬芳的土地。

我在这个小镇上待的时间不长也不短,抽离在外求学的日子,我一直蜗居在这里。对于这个一马平川的小镇,年轻时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厌倦。偶尔让我心里有些恐惧的,便是害怕哪天再次发生地震。我并不是个杞人忧天的人,然而我还是经常这样想着。当然,想想而已,更多时候,我被我身边的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以及我身边的事——我的事、他人的事,包围着,充塞着,让我无暇去思考更多。记得多年前写的一篇小说里,那个老想逃离故乡的男孩说,那些他无法摆脱的人与事,即是他的天堂与地狱。那么,对于我这一叶小小浮萍而言,那些水生植物、那些芦苇、蚊子、蜻蜓、蝌蚪、蛇,甚至那些水上的波纹,也正是我生活的全部秘密和福祉。我无法离开他们,我惟有接纳他们。对我来说,我已经居住的水塘,也许就是最适合我的水塘。

应该是这样的。在小镇上,每天都会听到新的故事与谣言,见到似曾熟悉的新朋或旧友。对我而言,他们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我小说中的一部分。《曲别针》里的故事是一个商人讲给我的,我又讲给好友李修文,他说,他会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后来他终归没写,于是写了《七根孔雀羽毛》里的故事是听酒友所述,他对这个事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个细节,那就是案件如何被侦破的:凶手之一是个17岁男孩,行凶后外逃到外婆家。外婆家住在一个繁华小镇,每当有警笛拉响,他都会从睡梦中惊醒,感觉有人用手死死掐住他的喉咙,让他不能呼吸和说话,为了避免精神分裂,他只得去派出所投案自首。《在云落》里“和慧”的原型是我妹妹,这个小说最初的本意是写一篇献给妹妹的诗篇,而“我”的原型则是导演朋友张赞波。这是个豁达又容易愤怒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我在小说里用了他的纪录片名字并编排他匪夷所思的爱情故事,他毫无怨言并为我提供

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在这里我一定要向他表示敬意。

此类事件在小镇上真实地发生过、存在过,除了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有所不同,大家皆平安无事——油盐酱醋在继续,欲望在继续,阴谋在继续,而阳光与春色,也将继续。这多好。

有时候想,这样一辈子也不错。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满。我总是幻想能去当一名专业作家。那样的话我将有充足的时间去读我想读的书、去看我想看的电影、去接送儿子上学放学,去构思我臆想中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我再也不用写到凌晨两三点,5点钟还要爬起来拖着疲惫的身躯上班(出去开笔会请假,要缜密思考理由和措辞,并让领导感受到诚意和歉意);参加团县委的创建全国卫生城活动(我被委派为小组长,带着几个散兵游勇拎着水桶和钢刷去清理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参加各类形式主义的培训并会后要上报活动总结(我会从网络上搜索一堆八股文套用,既乏味又荒唐)。我已深深厌倦了这些。是的,深深厌倦了这些。有时候我甚至想,无论哪个省,只要肯让我去专业写作,无论离家上万里还是条件多恶劣,我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背井离乡。这么想时总有些悲壮意味。我知道,这所谓的“悲壮”是可耻的。我已不是20多岁、了无牵挂的单身文艺青年。儿子再过两年,个头都快赶上我了。

还好,我尚有无数个夜晚。尤其得了胃病后,我很少参加酒局,夜晚以另外一种深情、宁谧甚至是陌生的姿态出现在我生活中。这时我通常会感受到一种人到中年的透明和快慰。深夜读书,无论是普鲁斯特还是托尔斯泰,索尔·贝娄还是伯尔,纪德还是雷蒙·费德曼,他们的文字散发出的诱人香气,常常让我忘记了自己是一叶无根浮萍,让我忘记了白日的委屈、无奈、疲惫。相反,我好像成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正在星空下,仰望着星斗运行的轨迹,并且,因双耳所倾听到的,感到了一些格外的恐惧和幸福。

尤瑟纳尔在她的《一弹解千愁》结尾处,厚道而不无揶揄地说:“男人总是上女人的圈套。”那么,在此套用一下,我想说的是:“敏感善良的人,总是上文字的圈套。”应该是这样吧。风行水上,只有那些触觉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水纹滋生的秘密,才能看得清水纹消失的痕迹,并且,把这些瞬息的感受,用文字悄悄记录和改余,并因了这记录和余改,诞生出更多的失望和喜悦、卑微和虔诚。



张楚,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公务员。著有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曾获2004年“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被《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评为“2012年度青年作家”。

作为美学空间的小城镇——对张楚小说的一种解读

□饶 翔

小说家张楚的另一重身份,是一个名叫张小伟的公务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生活是我的本名,而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笔名”,“公务员张楚是我的物质生活,小说家张楚是我的精神生活”。现实中的张楚,在唐山一个叫滦南的小县城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而在小说王国中,张楚是那个“讲故事的人”,是一个讲“小城故事”的人,间或,也进入自己的“小城故事”中充当某个角色。

迄今为止,张楚几乎所有小说的叙事空间都是小城镇,具体说来,是中国北方的小城镇,在作者笔下,它们往往被命名为“桃源县”或“桃源镇”。张楚的“桃源”并无鲜明的个性标识,它灰扑扑,乱糟糟,粗俗、浮夸、暧昧、无聊,带有过渡时期的普遍特征,甚至可以说,它是转型期中国广泛的生存空间。

批评家张旭东在他论述贾樟柯电影的文章《消逝的诗学》中说:“‘县城’作为一种社会图景的特异性,不仅是它就社会经济和地理的意义上说无处不在……也在于它很少被电影和文学所表征。”在他看来,县城与乡村世界与现代大都市均保持着距离。受此启发,评论家张莉在《意外社会事件与我们的精神疑难》一文中分析了近年包括张楚在内的第一批“70后”作家如何从意外社会事件入手,对城镇生活进行重写。“通过重建‘城镇中国’风景,他们试图重建作者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张莉还具体分析了张楚的小城镇叙事,认为与常见的“归去来”模式迥异,张楚书写的这个时代最普泛的小城镇中的“人”。

张楚等“70后”作家对于经典的小城镇文学叙事的改写,首先在于创作主体态度的改变,它既不是一种带有启蒙批判眼光的“归去来”之旅,也不是立志走出小城的个人奋斗史,甚至也不是关于童年、成长岁月的乡愁记忆,它所聚焦的是此时此地的“此在”。对张楚这个一直生活在滦南倴城的小城镇青年而言,尤其如此——小城镇是他的生活场域,是他的小说叙事空间,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凭借其突出的文学才华将其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美学空间。

生命的残酷与温暖

从表面的生存景观看,张楚笔下的小城镇似乎呼应着我们对此的基本想象:一

个与“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等等无缘的、乱象丛生的所在,行走其间,或是“土豪”暴发户,财路不明的生意人,或是沉迷酒色、不思进取的公务人员,身份暧昧的“服务业”从业者……而更多的则是面目模糊、无多少个性可言的小城镇居民,有些甚至还生存堪忧。张楚书写的是一小城镇的芸芸众生,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遇到的种种尴尬、困厄甚至苦难,以及他们面对这一切时的心理反应、现实选择与伦理担当。

《旅行》中,年迈的“爷爷”、“奶奶”踏上了去十里铺“看海”的旅途,一路上相濡以沫的温暖甜蜜,甚或撒娇怄气、不属于自己年龄的小儿女之态,暗暗烘托着他们晚年失去大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苍凉;《长发》中,王小丽是否卖掉一头长发给未婚夫买辆摩托车而犹豫不决,在未婚夫家门口被未婚夫的前妻羞辱后,倒使她痛下决心忍心卖发,却不幸被头发人凌辱;《穿睡衣跑步的女人》中,生育了5个女孩的马小莉为了逃避生育,在再度怀孕之后作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每日清晨穿着睡衣跑步锻炼以期流产,却在孩子孕育成熟、母爱爆发之际被计生人员强行流产;《惘事记》中,女警官王姐与农村老太太老鸦头有着相似的悲惨人生,王姐对老鸦头不幸命运的感同身受,成为她断案的关键,将老鸦头排除除出杀人疑犯行列,是她对自我与他人的双重救赎;《细嗓门》中女屠夫不堪丈夫的家暴与荒淫,将其杀死后,在被捕前来到闺蜜所在的城市,试图帮助其挽回婚姻……这些小城镇中的小人物形色各异,他们低调隐忍地生存,绝不煽情,他们保持做人的尊严与气节,时而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当张楚将人性之光投射到这些小人物身上时,他的眼光是平视的,他与他们站在一起,借用李勇对乔叶《盖楼记》的评论,那是“卑微者对于卑微的坦承”。在直面小镇的生老病死,在逼近每个人物的生命创伤、内心之痛时,他的目光又满含悲悯。张楚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夭折的女孩:《安葬蔷薇》《U型公路》《曲别针》《大象》《在云落》……这大概是作者难以愈合的一道伤口(在一次访谈中,张楚曾说起他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堂妹),反复书写既是一种纪念,又可视为一种文学的疗伤

行为。如果联系到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那么可以说,张楚对于死亡的“偏爱”其实有自——他所生活的城镇笼罩在历史浩劫的阴影里。《大象》中,作者安排痛失爱女的夫妇与企图救助他们女儿的小伙伴相遇于地震纪念碑广场,或许有其象征意义。死亡以其残酷映衬着生命本身的脆弱,而张楚在对死亡的反复书写中隐含悲悯,使其小说在忧伤又残酷的气息中平添了几许温暖。

坚硬与柔软

张楚广受好评的短篇《樱桃记》讲述了一个少女的成长史:右手只长了三根手指头的丑姑娘樱桃,在追赶她的心上人的途中,忍受着少女的初潮之痛,那是“她从未体验过”的成长之痛。张楚对于女性的细致刻画往往让人联想到善写女性的苏童、毕飞宇等人,而我以为,张楚写得更好的是一类男性形象,这其中对他对于人(男人)的独到理解。

张楚小城镇叙事中的男主人公往往有着一种相似的气质,他们是《曲别针》中的志国、《疼》中的马可、《七根孔雀羽毛》中的宗建明、《U型公路》中的“我”……这些道德上颇为暧昧、内心甚至有些龌龊的人物,难以轻易判定。

10年前发表在《收获》上的短篇小说《曲别针》,使小说家张楚为文学界所知。尽管此前他已经坚持写作数年,但直到此时,张楚才算真正确立自身的风格,开辟了独特的写作疆域——这是一名作家成熟的标志。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奇异”的人物,他既是小老板又是诗人,既是残暴的凶手又是慈爱的父亲。小说以一个雪夜的遭遇,尽写了这个人物内心的柔软、痛楚、分裂、纠结、麻木与绝望。细致入微的观察,从容有度的叙事,对氛围的精心营造,对意象的敏锐捕捉……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极强的内力逼近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黑洞与光亮。一如故事开展的背景——雪夜,黑与白、明与暗之间的苍茫天地,是作者致力勘探的残酷而又诗意的生存景观。

《疼》中的马可与《七根孔雀羽毛》中的宗建明都是吃女人软饭的男人。在相对封闭狭小的生存空间内,这些人物涌动着迷茫与焦躁不安的情绪,他们没有明确的

■印 象

一根粗大的神经末梢

□田 耳

我还记得当年读《曲别针》后内心不可思议的迷惘,一晃10年,迷惘仍旧。我怀疑这篇小说有意无意中契合了“70后”一代人隐秘的心绪:青春未开场就已落幕、生不逢时、欲说还休……我觉得好小说不是讲故事,而是激发出一种情绪,久久不会消褪。那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基本未得发表,这篇小说助我明确了最初的作品抱负:写小说,把自己的情绪度让给那些无辜的阅读者,我没办法逗他们开心,但有权利让他们莫名地进入我掌控的情绪范畴,同悲同怒,同一脚迈入虚有之境。

有没有这种可能?但《曲别针》分明昭示了这种可能。

当年李敬泽在《南方周末》开辟的“每周阅读观止”设一个小小专题推此篇:你一定要看《曲别针》!在他开专栏的整个时期,以这种语气推介具体篇幅,仅此一次。据此我知道张楚在这短篇中传递的情绪,不单是同代人,而是可以“逆袭”上一代。那时我刚开始摸着写小说的乐趣,《曲别针》自然成了范文。依照《曲别针》给我的启悟,我拿捏出一篇《弯刀》。我跟一些文友坦陈,这是模仿自张楚的《曲别针》,他们都说完全看不出来。和张楚相识、相熟以后,我也没好意思把这次“偷师”的经历说给他听。

这几年,陆续看到张楚出的小说集子若干,我很奇怪,他为何不以“曲别针”为书名。后来才读到张楚早几年的访谈,此兄极警惕《曲别针》一篇造成的影响,会对他整体创作有覆盖作用。他甚至有些埋怨,读者都拿《曲别针》和他说话,而忽略了此后更专心更专注的创作。他是这心态,我不禁暗笑。一些隐秘的心思,彼此都有,只是此兄不惮于说出。他希望自己整体创作留予读者的印象,是一片森林,而并非一丛灌木中高拔而出几棵钻天杨。

与张楚接触是在当年红火一阵的“新小说论坛”,2003至2006年,因《曲别针》的影响,张楚已然论坛“大V”,仅有几次露脸发帖,都引发一长串跟帖。有一次他发贴送书,跟帖前10名获赠小说集《樱桃记》。我总是慢人一步,看见此帖再跟,前50名都轮不到,于是发去一条私信:我是你粉丝,能否加塞?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好抱有希望。很快收到书,正待窃喜,同时又在揣测,以张楚的心性,此次送出的书大概远不止10本。

与张楚接触至今已有七八年,其实见面非常稀少,掐指指头只四次:两次开青创会、两次论坛。但在自己感觉中,倒像与张楚时常见面。可能是有限的交流中,开心的情绪一直弥漫于日常生活。见面总是不停地喝酒,那种恍惚可能神长了在一起的时间。第一面是上次青创会,报到当天张楚就约了饭局,一进去好多人,自然喝了不少。我记得自己到前台付了账,事后张楚说他早就结了单。2009年一次论坛恰好在凤凰召开,湖南的作家和省外作家、评论家各半。那次得以集中招待各路文友,相处甚欢。这两次相聚,张楚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类似于徐志摩那样的召集人,有他在,各路朋友都能撞成一桌,酒必喝至酣畅。他与人自来熟,开朗善饮,似乎也千杯不醉;不像我,没酒量逞酒胆。

后来听张楚说,他所交的文友主要有两拨,鲁院有一拨同学,还有一拨就是那次论坛结识的湘浙文友。这个我很意外,我以为那两次见面,见到他饮酒的畅快,便是他日常状态,其实不然。他予人的阳光与开朗,可能是表相,我越来越相信,他几乎所有篇什里蕴蓄的那种忧郁,他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怅

惘,才是更真实的一面。文字,总是一个写作者最难以掩饰的性情。后来我在他的一则创作谈里读到,他也担心长期困守闭塞的县城,走不出去,终了此生。2010年上海作协出了一套“翼文库”,首辑里我和张楚又撞面了,除了自己那本,我还要主编张楚的《刹那记》。在后记里,他谈的正是对当下生活的无所适从,唯有写作让他找回心安。“而你知道,心安对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是件多么奢侈的事。”读到这句,心有戚戚。我们不落生于信仰之上,内心却有强大的皈依之愿,找来找去赖上了写作,倾情于文字。我们是夹缝中的一代,不咸不淡活至这个年岁,要说自己也有肉身沧桑,老一辈人一准喷饭。但在当下,一个人想长期保持内心的温润,不想随着人流一同伪装得冷峻强悍,又是如何的不容易?

张楚出手不多,作品主要见于《收获》和《人民文学》——可能只有写作者,才明了这意味什么。他是为数不多的不依赖故事的小说家,在他小说里也有故事,但故事往往只是深藏的背景,只是一个容器,容纳他发达的感觉在其中肆意生长。他的结尾不是故事的结局,总也影影绰绰,镜花水月般地戏弄着读者。你揣测着结局和真相,心头颤多般滋味,纵是揣不明白,也不觉枉然。多年下来还能继续读他,就在于他文字里对某些稍纵即逝的情绪精准无比的描摹,看似毛毛糙糙地摆在段落里,一瞥之后泛起寒光。所谓一针见血,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声大叫或者唐突冒犯,它就是见人之所不见,举重若轻地道破。他时常附体于笔下各个人物,这无疑是是他写作的乐趣所在,他能适应各色人等的状态,能随时附体,又能及时抽身而去,让笔下人物分享了他的体温。不疯魔不入戏,入戏后才有的那种表义精准,给予读者的快感,所在皆是,淋漓尽致。张楚的小说,于此有了鲜明印记,时髦说法正是“辨识度”。

他的想象力附着于感觉之后,随时处于蓄势待发状态,不在整体,而在细部,在每一个习焉不察的瞬间。所以,他的小说看似贴地而行,却时不时凌空高蹈,犹如高音歌手将真声假声任意转换,收放自如,不着痕迹。张楚的小说的确不需要故事,你只须顺着他的文字往下走,各种感官便会不可思议地张开,以至于偶有悬念清晰、线索粗大的篇什(如《地下室》),卒读全文我反而预期落空,无所适从。这么多年,他在低产稳产中显示个人风范,文字气味如此稳固,偶尔读到游离于他的谱系,如《夏朗的望远镜》,我分明感到格格不入。最新发表的《在云落》,依然地好,依然强有力地嵌在他写作谱系当中,但我要说,我没有意外。一直读他小说,喜爱之余,也陷入一种两难之境:没有意外不爽,有了意外又不适。这正是我隐隐的担心。张楚的写作,走的是“窄而深”的路线,犹如挖井,但易被读者当成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写作,犹如刀尖上行走,逼着人深入,再深入……这种写作,也将反作用于作者,进一步渲染他忧郁惆怅的情绪。

前不久又是青创会,又见了面,张楚肠胃不听使唤,罢了酒。但酒局仍是被邀约,桌上看别人喝酒,解自己的馋虫。这让我有些难过。我知道酒之于他,意味着什么。作家其实就是造物者延伸于人世间的神经末梢,但作为具体的人,他又不愿只是作为神经末梢一味地去感受,借一点酒,回复肉身,倚靠酒力,酣然入睡……此兄正是体量最粗大、触须最繁茂的那根末梢,但他如今不能喝酒了。如果要我汇报这次青创会最大的感受,若允许畅言无忌,我只能说,呃,张楚不喝酒了!



生活方向,却为了某个愿望而陷入近于疯狂的执拗。

几部小说以“意外社会事件”提供了对于当下“城镇中国”社会现状的某些认识,事件中活跃着的各色人等携带着各自的身份信息和社会密码。生活于此时此地的张楚从街头巷尾中得知了这些意外事件,但他显然无意于将之炮制成为一个耸人听闻的猎奇故事,在将之美学化的过程中,张楚表现出他卓越的小说家才华。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人物内心的坚硬与柔软交汇于曲别针这一意象,当志国想要用曲别针捏出罹患绝症的爱女拉拉的面颊,他亲吻曲别针如亲吻拉拉的面颊;当马可怀抱被意外撞死、血流不止的杨玉英,不断回想起杨玉英对他母爱般的温存体贴,他的“疼”与她的“疼”,他的泪与她的泪混在一起,难分彼此;当宗建明把玩那七根孔雀羽毛时,儿子小虎的那一声声记忆中的深情呼唤,令他心尖发颤……在这些令人心酸眼亮的瞬间,张楚的小说呈现出深刻而丰富的人性内涵。

不仅是《曲别针》中为了女儿的治疗费用甘愿付出一切代价的志国,《刹那记》中沉默寡言,但对继女樱桃温柔细致,在家庭遭遇麻烦时挺身而出,不惜自断手指,在沉默中爆发出惊人力量的鞋匠;《梁夏》中遭受委屈诬陷,在众人的不解和白眼中,不懈上访告状,申诉自己遭受了性骚扰的“奇男子”梁夏……这些男性在粗犷中暗藏着温柔,在温柔中交织着绵韧,在绵韧中又蕴蓄着力量,他们或许代表着作者对于男性的审美理想。

大地与星空之间

张楚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于“意象”的苦心经营。从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可以看出张楚对于先锋小说的学习摹仿,在他早期一些略显晦涩的小说,如《蜂房》《U型公路》《献给安达的吻》中,这种摹仿的痕迹更为明显。而渐渐成熟的意象创造则成为张楚小城镇叙事的鲜明的美学标识。

这也使我们想起他的文学前辈,同样出自燕赵之地的作家铁凝。《哦,香雪》中令香雪魂牵梦萦的那只铅笔盒,代表了她对于知识与文明的向往,也寄寓了一个时代的追求。而张楚的小说“物象”则承

载着人物对小城镇琐碎、沉闷、滞重的现实生活的精神超越:《曲别针》中志国想要用曲别针捏出罹患绝症的爱女拉拉的面颊,他亲吻曲别针如亲吻拉拉的面颊;当马可怀抱被意外撞死、血流不止的杨玉英,不断回想起杨玉英对他母爱般的温存体贴,他的“疼”与她的“疼”,他的泪与她的泪混在一起,难分彼此;当宗建明把玩那七根孔雀羽毛时,儿子小虎的那一声声记忆中的深情呼唤,令他心尖发颤……在这些令人心酸眼亮的瞬间